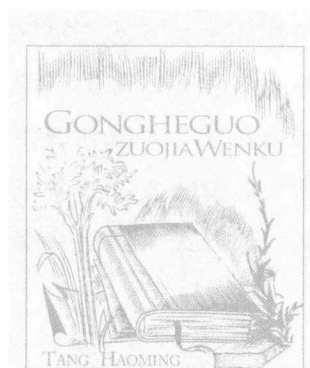


曾国藩 上卷

唐浩明 著
作家出版社
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

曾国藩

上卷

唐浩明 著

作家出版社

卷首辞

梁启超对世人说：“曾文正者，岂惟近代，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；岂惟我国，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。”

蒋介石对儿子蒋经国说：“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，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。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，不特于国学有心得，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，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。”

毛泽东对友人黎锦熙说：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，观其收拾洪杨一役，完满无缺。使以今人易其位，其能如彼之完满乎？”

这个曾文正究竟是何方神圣，他有哪些特别过人之处，值得这三位如此重视？

但是，近世国人中也有斥曾文正为元凶、伪君子、汉之不肖子孙的，最后又给他戴上了“汉奸、卖国贼、刽子手”三顶铁帽子。

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，一个人的盖棺论定，其反差如此之大，大概找不出第二个。仅凭这一点，就足以引发人们的无限探索兴趣。那么，就让我们一道推开锈迹斑斑的历史铁门，走进一百五十年前那段血雨腥风的时空隧道吧！

目录

- 第一章 奔丧遇险 /1
- 第二章 长沙激战 /37
- 第三章 墨经出山 /72
- 第四章 天王定都 /104
- 第五章 初办团练 /117
- 第六章 衡州练勇 /160
- 第七章 靖港惨败 /196
- 第八章 攻取武昌 /233
- 第九章 田镇大捷 /278
- 第十章 江西受困 /320
- 第十一章 进军皖中 /378
- 第十二章 总督两江 /430
- 第十三章 强围安庆 /472
- 第十四章 大变之中 /514
- 第十五章 幕府才盛 /541

第一章

奔丧遇险

一 湘乡曾府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

湘乡县第一号乡绅家，正在大办丧事。

这人家姓曾，住在县城以南一百三十里外的荷叶塘都^①。荷叶塘位于湘乡、衡阳、衡山三县交界之地，崇山环抱，交通闭塞，是个偏僻冷落、荒凉贫穷的地方，但矗立在白杨坪的曾氏府第，却异常宏伟壮观：一道两人高的白色粉墙，严严实实地围住了府内百十间楼房；大门口悬挂的金边蓝底“进士第”竖匾，门旁两个高大威武的石狮，都显示着主人的特殊地位。往日常，曾府进进出出的人总是昂首挺胸，白色粉墙里是一片欢乐的世界，仿佛整个湘乡县的幸福和机运都钟萃于这里。现在，它却被一片浓重的悲哀笼罩着，到处是一片素白，似乎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过早地降临。

大门口用松枝白花扎起了一座牌楼，以往那四个写着扁宋体黑字——“曾府”的大红灯笼，一律换成白绢制的素灯，连那两只石狮颈脖上也套了白布条。门前大禾坪的旗杆上，挂着长长的招魂幡，被晚风吹着，一会儿慢慢飘上，一会儿轻轻落下。禾坪正中搭起一座高大的碑亭，碑亭里供奉着一块朱红销金大字牌，上书“戊戌科进士前礼部右堂曾”。碑亭四周，燃起四座金银山，一团团浓烟夹着火光，将黄白锡纸的灰烬送到空中，然后再飘落在禾坪各处。

天色慢慢黑下来，大门口素灯里的蜡烛点燃了，院子里各处也次第亮起灯光。曾府的中心建筑黄金堂灯火通明。黄金堂正中是一间大厅，两边对称排着八间厢房。此时，这间大厅正是一个肃穆的灵堂。正面是一块连天接地的白色幔帐，黑漆棺材摆在幔帐的后边，只露出一个头面。幔帐上部一行正楷：“诰封一品曾母江太夫人千古”。中间一个巨大的“奠”字，“奠”字下是身穿一品命服的老太太遗像。只见她端坐在太师椅上，慈眉善目，面带微笑。幔帐两

^① 都，清朝行政区划名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乡。



曾麟书撰联，曾国藩书写

先站成两排，向老太太的遗像合十鞠躬，然后各自分开，缓步进入幔帐，在黑漆棺材的周围坐下来。只听见一下沉重的木鱼声响后，二十四个和尚便同时哼了起来。二十四个声音——清脆的、浑浊的、低沉的、激越的、苍老的、细嫩的混合在一起，时高时低，时长时短，保持着大体一致。谁也听不清他们究竟在哼些什么：既像在背诵经文，又像在唱歌。这时，一大捆一大捆檀香木开始在铁炉里燃烧。香烟在黄金堂里弥漫着，又被挤出屋外，扩散到坪里，如同春雾似的笼罩四周的一切。整个灵堂变得灰蒙蒙的，只有一些质地较好的浅色绸缎，在附近的烛光照耀下，鬼火般地闪烁着冷幽幽的光。换香火、剪烛头、焚钱纸、倒茶水的人川流不息，一概浑身缟素，蹑手蹑脚。灵堂里充满着凝重而神秘的气氛。

灵堂东边一间厢房里，有一个六十二三岁、满头白发的老者，面无表情地

边悬挂着儿女们的挽联。上首是：“断杼教儿四十年，是乡邦秀才，金殿卿贰。”下首是：“扁舟哭母二千里，正鄱阳浪恶，衡岳云愁。”左右墙壁上挂满了祭幛。领头的是——一幅加厚黑色哈拉呢，上面贴着四个大字：“懿德永在”。落款：正四品衔长沙知府梅不疑。接下来是长沙府学教授王静斋送的奶白色杭纺，上面也有四个大字：“风范长存”。再下面是一长条白色贡缎，也用针别着四个大字：“千古母仪”，左下方书写一行小字：“世侄湘乡县正堂朱孙貽跪挽”。紧接县令挽幛后面，挂的是湘乡县四十三个都的团练总领所送的各种绸缎呢。遗像正下方是一张条形黑漆木桌，上面摆着香炉、供果。灵堂里，只见香烟袅袅，不闻一丝声响。

过一会，一位年迈的僧人领着二十三个和尚鱼贯进入灵堂。他们

颓坐在雕花太师椅上，他便是曾府的老太爷，名麟书，号竹亭。曾家祖籍衡州，清初才迁至湘乡荷叶塘，一直传到曾麟书的高祖辈，由于族姓渐多略有资产而被正式承认为湘乡人。麟书的父亲玉屏少时强悍放荡，不喜读书，三十岁后才走入正路，遂发愤让儿辈读书。谁知三个儿子在功名场上都不得意。二子鼎尊刚成年便去世，三子骥云一辈子老童生，长子麟书应童子试十七次，才在四十三岁那年勉强中了个秀才。麟书自知不是读书的料子，便死了功名心，以教蒙童糊口，并悉心教育儿子们。麟书秉性懦弱，但妻子江氏却精明强干。江氏比丈夫大五岁，夫妻俩共有五子四女。家中事无巨细，皆由江氏一手秉断。江氏把家事料理得有条有理，对丈夫照顾周到，体贴备至。麟书干脆乐得个百事不探，逍遥自在。他曾经自撰一副对联，长年挂在书房里：“有子孙，有田园，家风半耕半读，但将箕裘承祖泽；无官守，无言责，世事不闻不问，且把艰巨付儿曹。”现在夫人撒手去了，曾麟书似乎失去了靠山。偌大一个家业，今后由谁来掌管呢？这些天来，他无时无刻不在巴望着大儿子回来。曾府有今日，都是有这个在朝廷做侍郎的大爷的缘故。丧事还要靠他来主持，今后的家事也要靠他来决断。

就在曾麟书坐在太师椅上，独自一人默默思念的时候，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，身着重孝，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。这是麟书的次子，名国潢，字澄侯，在族中排行第四，府里通常称他四爷。

“爹，夜深了，您老去歇着吧！哥今夜肯定到不了家。”

“江贵已经回来五天了。”老太爷睁开半闭着的双眼，眼中布满血丝，“他说在安徽太湖小池驿见到你哥的。江贵在路上只走了十六天，你哥就是比他慢三四天，这一两天也要赶回来了。”

“爹，江贵怎好跟哥比！”说话的是次女国蕙。她双眼红肿，面孔清瘦，头上包着一块又长又大的白布，正在房中一角清理母亲留下来的衣服，“江贵沿途用不着停。哥这样大的官，沿途一千多里，哪个不巴结？这个请吃饭，那个请题字，依我看，再过半



曾国荃 (1824—1890)

个月，哥能到家就是好事了。”

麟书摇摇头说：“你们都不知你哥的为人。这种时候，他哪会有心思赴宴题字，莫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吧！”麟书无意间说出“意外”二字，不免心头一惊，涌出一股莫名的恐惧来。

“哥会遇到什么意外呢？虽说长毛正在打长沙，但沅江、益阳一路还是安宁的呀！江贵不是平安回来了吗？”



曾国藩像

国潢没有体会到父亲的心情，反而把“意外”二字认真地思考了一番。

“你们不知道，江贵对我说过，他这一路上，胆都差点吓破了。”接话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，他是麟书的第四子，名国荃，字沅甫，在族中排行第九，人称九爷。他也是一身纯白，但却不见有多少威容。国荃放下手中账本，说：“江贵说，他从益阳回湘乡的途中，遇到过两起裹红包头布，拿着明晃晃大刀的长毛，吓得他两腿发抖，急忙躲到草堆里，直到长毛走过两三里后才敢出来。”

“团勇呢？团勇如何不把那些长毛抓起来？”国潢是荷叶塘都的

团总，他对团勇的力量估计很高。

“四哥，益阳还没有办团练哩！”搭腔的是麟书的第三子国华，族中排第六。这位六爷已出抚给叔父为子，他虽然也披麻戴孝，但却跷起二郎腿在细细地品茶，与其说是个孝子，不如说是个茶客。他略带鄙夷地说，“四哥总是团勇团勇的，真正来了长毛，你那几个团勇能起什么作用？省城里提督、总兵带的那些吃皇粮的正经绿营都打不赢，长毛是好对付的？我看长沙早晚会被长毛占领。”

曾府少爷们的这几段对话，把挂名为湘乡县团练总领的老太爷吓坏了。他离开太师椅，在房子里踱着方步，默默地祷告：“求老天保佑，保佑我的大儿子早日平安归来。”老太爷喃喃自语多时，才在大女儿国兰的搀扶下，心事重

重地走进卧室。

二 波涛汹涌的洞庭湖中，杨载福只身救排

就在曾麟书默默祷告的第二天午后，岳阳楼下停泊了一只从城陵矶划过来的客船，船老大对舱里坐着的一主一仆说：“客官，船到了岳州城。今天就停在这里，明天一早开船。现在天色还早，客官要不要上岸去散散心？”

舱中那位主人打扮的点点头，随即走出舱外，踏过跳板上岸，仆人在后面紧跟着。走在前面的主人约摸四十一二岁年纪，中等身材，宽肩厚背，戴一顶黑纱处士巾，前额很宽，上面有几道深刻的皱纹，脸瘦长，粗粗的扫把眉下是两只长挑挑的三角眼，明亮的榛色双眸中射出两道锐利、阴冷的光芒，鼻直略扁，两翼法令长而深，口阔唇薄，一口长长的胡须，浓密而稍呈黄色，被湖风吹着，在胸前飘拂。他身着一件玄色布长袍，腰系一根麻绳，脚穿粗布白袜，上套一双簇新的多耳麻鞋，以缓慢稳重的步履，沿着石磴拾级而上。此人正是曾麟书焦急盼归的长子，早些天尚官居礼部右侍郎，兼署吏部左侍郎曾国藩。一个多月前，曾国藩奉旨离京赴赣，充任江西乡试正主考官。行抵安徽太湖小池驿，突然接到江贵送来的母死凶信，便立即改道回家，火速由水路经江西到湖北，昨天又由湖北进入湖南。跟在后面的仆人名唤王荆七，近三十岁，人生得机灵精神。

“大人。”王荆七轻轻地喊一声。

“又忘记了！”曾国藩威严地打断他的话，“我现在已不是侍郎，而是回籍守制的平民，懂吗？”

“是！”荆七一阵惶恐，连忙改口，“大爷，前面就是岳阳楼，你老上去吃点东西吧！这些天来，你老没有好好吃过一餐饭。”

曾国藩没有做声，只是轻轻地点一下头。自从见到江贵后，曾国藩就处于极度悲痛之中。昨天船进洞庭湖后，心情才开始平静下来。但当他抬头凝望眼前这座号称“天下楼”的岳阳楼时，不禁又双眉紧皱起来。前次游历，是在道光十九年初冬。那时的岳阳楼，是何等的雄伟壮观，气概不凡！登楼游览，酒厅里高挂的是范仲淹传诵千古的《岳阳楼记》，楼下是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洞庭。散馆进京的二十九岁翰林曾国藩，反复吟诵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警句，豪情满怀，壮志凌云：此生定要以范文正公为榜样，干一番烈烈轰轰、名垂青史的大事业！而眼下的岳阳楼油漆剥落，檐角生草，黯淡

无光，人客稀少，全没有昔日那种繁华兴旺的景象。曾国藩感到奇怪。他心里想，或许是今日的心情大异于先前了吧！

曾国藩上了二楼，拣一个靠近湖面的干净座位坐下，荆七坐在对面。刚落座，酒保便满面堆笑地过来，一边擦着桌面，一边客气地问：“客官，要点什么？”不等回答，又接着说，“小楼有新宰的嫩黄牛，才出湖的活鲤鱼，池子里养着君山的金龟，螺山的王八，还有极烈极香的‘吕仙醉’。李太白当年喝了此酒，在小楼题诗称赞：‘巴陵无限好，醉杀洞庭秋。’……”酒保正滔滔不绝地说得高兴，荆七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你在嚼些什么舌头！看看这个。”说罢，扬起系在腰上的麻绳。

酒保一看，立即收起笑容：“小的不知，得罪，得罪！”随即又说，“客官不吃荤的，小楼也有好素菜：衡山的豆干，常德的捆鸡，湘西的玉兰片，宝庆的金针，古丈的银耳，衡州的湘莲，九嶷山的蘑菇。”

这些菜名，曾国藩听了很觉舒畅。寓居北京十多年，常常想起家乡的土产。他对酒保说：“拣鲜嫩的炒四盘来，再打一斤水酒。”

“好嘞！”酒保高声答应，兴冲冲地走下楼去。很快便端上四大盘：一盘油焖香葱白豆腐，一盘红椒炒玉兰片，一盘茭瓜丝加捆鸡条，一盘新上市的娃娃菜，外加金针木耳蘑菇汤。红白青翠、飘香喷辣地摆在桌上。曾国藩喝着水酒，就着素菜，吃得很是香甜。喝完酒，酒保又端来两碗晶莹的大米饭，曾国藩吃得味道十足。不仅是这些日子，他仿佛觉得自从离开湖南以来，就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。“还是家乡好哇！”曾国藩放下筷子，感慨地说。刚放下碗，酒保又殷勤地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茶，说：“客官看来是远道而来，不瞞二位，这茶是用道地的君山毛尖泡的。”见曾国藩微笑地望着自己，酒保心中得意，“客官有所不知，君山上有五棵三百年的老茶树。当中一棵，是给皇上的贡茶，左右两边两棵是抚台大人和知府老爷送给亲戚朋友的礼品。左边第二棵是茶场老板的私用，右边第二棵则是小楼世代包下的。不是小的吹牛，这碗茶在京城，怕是出一百文也买不到。小楼规矩，每位客官用完饭后，奉送一碗道地的君山茶。”酒保边说边利索地收拾碗筷，擦干净桌面，下楼去了。

曾国藩呷了一口茶，虽比不上京师买的上等毛尖，但也确实使人心脾清爽。他没有想到，破败的岳阳楼上却有这样好的饭菜和能说会道的酒保，心情舒畅多了。他端起茶碗，向窗外的湖面眺望。阳光照在湖水上，泛起点点金光。远处，一片片白帆在游弋。极目处，有一团淡淡的黑影。曾国藩知道，那就是君山。近处，沿湖岸停泊着一个接一个木排。这些木材大半出自湘南山区，扎成排后顺着湘江漂流，越过洞庭湖，进入长江，再远漂武昌、江宁、上

海等地。放排的人叫做排客。排客们终年在水面漂浮，把家也安在排上。排上用杉树皮盖成小棚子，家眷就住在里面。曾国藩正颇有兴趣地看着楼下几个排上人家的生活，不料湖面陡然起风了，满天乌云翻滚，像要下雨的样子。刚才还是明镜般平静的湖面，顿时波浪翻卷。风越刮越大，波浪也越卷越高，湖面上的木排随着波浪在上下起伏，几个离岸边不远的木排在迅速向湖边靠拢。大雨哗哗而下，雨急风猛，温顺的洞庭湖霎时变成了一条狂暴的恶龙。曾国藩坐在楼上，浑身感到凉飕飕的。他有点担心，这座千年古楼，会不会被这场暴风雨击垮？

正在胡思乱想之际，他看到离岸边约百来丈远的湖面上，一个小排被风浪打得左右摇晃，却一步也不能前进。一个汉子死死地扶着排后舵把，另一个汉子急得这边跑到那边。猛地一个大浪打来，木排上低矮的杉树皮屋垮了，一个木箱被水冲到湖里。两边跑的汉子纵身跳到水中去抓木箱。木排上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吓得蹲在排上，紧紧地抓着一根缆绳。一个四十余岁的妇人急得在排上前后乱窜。又一个大浪打过来，小女孩被卷进了湖中。“不得了！”曾国藩喊了一声，放下茶碗，猛地站起。荆七也赶紧站起，紧张地倚着窗口观望。正在这危急时刻，湖边木排上跳下一个年轻人，冒雨迎浪向湖中游去。只见那青年一个猛子扎入水底，刚好到排边又露出头来。他轻捷地游到手脚乱抓的小女孩身边，把她高高托出水面，游到排边。曾国藩到这时才舒了一口气。那青年上了木排，用手指指点点，排上的汉子拿来一大捆粗绳。青年接过绳子，走到排头，将绳子一头系在排上，另一头系在自己腰上，复跳入湖中，用自己一人之力在前面水中拉排。那木排居然跟着年轻人前进起来，湖边观看的人一齐喝彩。曾国藩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。木排缓缓地向岸边移动，平安地来到岳阳楼脚下。排上那两个汉子上得岸来，扶住年轻人，纳头便拜。

曾国藩对那个年轻人见义勇为的品德和罕见的神力感慨不已，对荆七说：“你去请那位壮士来，我要见见他。”

一会，荆七带上一个人来。曾国藩见来人身穿一套粗布衣裤，头上包着一块黑布，四方脸，粗黑的眉毛，大而有神的眼睛，鼻梁端正，两颊丰满，心中甚是高兴。他站起来，伸手指着对面一方座位说：“壮士请坐！”

“在下与老爷素不相识，岂敢冒昧。”

“壮士刚才救人救排的举动，乃英雄豪杰的作为，令鄙人钦佩不已。壮士不必客气，坐下好叙话。”

曾国藩待年轻人坐下后，又吩咐荆七：“叫酒保速来几盘荤菜，外加一斤‘吕仙醉’。再上一盘素菜，半斤水酒。”

须臾酒保端上酒菜来。曾国藩叫荆七满满地给客人倒一杯酒，然后自己举起酒杯来，说：“鄙人因重孝在身，不能用烈酒荤腥，借这水酒素菜，聊陪壮士喝两杯。”

年轻人并不多谦让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。

“好！壮士真豪侠之士。”曾国藩又叫荆七筛酒，问：“请问壮士尊姓大名，何处人氏？青春几何？”

“在下姓杨名载福，字厚庵，长沙县人，今年三十岁。”

曾国藩频频颌首，不待杨载福发问，便自报了姓名，说：“鄙人在武昌一官员家教公子读书，上月老母不幸去世，现回湘乡为母亲办理后事。”

“原来是位饱学先生，载福失敬了。”杨载福说着站起来重施一礼。

曾国藩连忙叫他坐下，又劝他喝了一杯酒。

“杨壮士舍己救人，品德高尚，且气力之大，鄙人从未见过第二人，壮士能赏光应邀，鄙人很是感激。请问壮士，你这般神力是如何练出来的？”

“承老先生夸奖，实不敢当。”杨载福放下杯筷，恭敬地答道，“载福生在放排人家。父亲经营一辈子排业，只因生性仗义疏财，家中并未落下积蓄。载福小时，家父曾请了一位先生教我读书识字。怎奈载福不上进，所爱的是跑马射箭、使枪弄棒。家父想到排上常年要请武师保镖，不如干脆让我弃文就武，于是请来南北武林高手，教我武功。我在师傅们的指教下，略有长进，十八岁便开始随父闯荡江湖，见过一些世面，也会过不少强盗英雄。前年家父弃世，便自己单独放起排来。”

曾国藩一边听杨载福讲话，一边细细地端详他。见他双眼乌黑发亮，正应相书上所言“黑如点漆、灼然有光者，富贵之相”。左眉上方一颗大黑痣，又应着相书上所言“主中年后富贵”。对于相书，曾国藩既相信又不全信。他喜欢相人。一方面将别人的长相去套相书上的话，另一方面，他又看重这人的精神、气色、谈吐举止，尤重其人的为人行事。将两方面结合起来，去判断人之吉凶祸福。眼前这位杨载福，凭着他多年的阅历和相人的经验，两方面都预示着前程远大，只可惜埋没在芸芸众生之中，得不到出人头地的机会。应当指点他。曾国藩待杨载福说完后，问：“目今兵戈已起，国家正要的是壮士这等人才。不知壮士肯舍得排业，去投军么？”

杨载福答：“家父从小就跟载福说过：学成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。我也常想，倘若这点能耐能被在位者赏识，为国家效力，今后求得一官半职，也能告慰先父在天之灵了。”

“好！有志气！”曾国藩高兴地说，“鄙人与湖南巡抚有一面之交，我为你

写封荐书，你可愿去长沙投奔骆大人？”

“愿意！”杨载福站起来，爽快地回答，“尽管长毛正在围攻长沙，别人都说长毛厉害，但载福不相信，我偏要在炮火之中进长沙。”

荆七从酒保处借来纸笔，曾国藩写了几句话，用信封封好，交给杨载福。杨载福郑重地接过信，藏在贴身衣袋里，然后对曾国藩倒身一拜：“老先生在上，受载福一拜。今生若有个出头之日，定然不忘老先生的大恩大德。载福这就到排上去料理一番，三五天之内即赴长沙投奔骆大人。”

说罢昂首下楼而去。曾国藩即命荆七与酒保会账，然后也离开了岳阳楼。

三 摆棋摊子的康福

曾国藩从岳阳楼上下来，想起无意间结识了一位本事出众的江湖好汉，又给他指引了出路，心中甚是快乐，一个多月来丧母的悲戚暂时淡忘了一些。看看离天黑尚有个把时辰，便信步来到岳州城的闹市区。只见三街六市，人来人往，百行百业倒也齐全。十字路口一家当铺门前围着一堆人，地上摊开一张纸，纸上画着横竖交叉的格子，上面布着几颗黑白棋子。原来是街头对弈！曾国藩年轻时有两个嗜好：一个是吸水烟，一个是下围棋。后来，水烟戒了，对围棋的兴趣却始终不减。只是在公事忙时，尽量克制着少下。自从六月份离京以来，两个多月没有下围棋了，今日一见，如同故友重逢，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。

棋局上首坐的那人，在二十三岁左右，脸色苍白，满脸胡须犹如一丛茅草，衣裤皱皱巴巴的，像有半年未换过了。他的脚边用石块压着一张纸，上书：“康福残局。胜一局收钱十文，败一局送钱二十文。”原来是个摆棋摊子的。曾国藩正想走开，却想起看了这样久，却一直不见二人动过一子，感到奇怪。再细看一眼，只见康福执黑，执白的人一枚子举在半空多时，不知将它定在何处。曾国藩替那人着想。他越想越惊异，这黑子居然无从攻破！他开始对这位摆棋摊子的康福另眼相看了：棋艺不错，看来自己也不是他的对手。正思忖间，人圈外有人在大喊大叫：“谁敢在我的地盘上逞威风，赶紧识相点滚开！”说着便分开众人，冲了进来，后面跟着三个恶狠狠的打手。康福抬起头来，望了来人一眼，说：“相公，你不认识了？前天在桥边你还跟我对弈了一局。”说罢站起来。围观的人见势头不对，都纷纷散开。

曾国藩这时才看见康福的布鞋头上缝了两块白布，这是沅江、益阳一带的风俗：为死去的父母服丧。

“谁跟你下过棋？不要胡扯！”闯进来的人一脸凶恶，“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！你在我的地盘上做了半天买卖，居然可以不经我的允许，好大的胆子！”

“好，好！既然相公不允许，我这就走，这就走。”康福弯下腰，收拾棋子，准备走。

“好轻松！说走就走？”凶汉子卷起袖子，拦住康福。

“不走怎的？你说！”康福并不示弱。

“拿出一百两银子来，我放你走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！我今天一天在这里还没有赚到半两银子。你不是存心讹人吗？”康福小心地将棋子装进布袋，从容地说。

“没有银子，就拿棋子做抵押。”凶汉一挥手，“弟兄们，给我抢棋子！”

打手们一哄而上。康福左手护着布袋，只用右手对付他们。就这一只手，四条汉子也拢不了边。曾国藩暗暗称奇，心想：“又是一条好汉！”一个打手火了，顺手抄起旁边一条板凳，就要向康福头上砸来。正在这时，人圈外猛地响起一声雷鸣：“住手，你们这一群混蛋！”

喊声刚落，人便来到圈内，一手夺过板凳。那人圆睁豹眼，指着凶脸汉子骂道：“好个不知廉耻的家伙，欺侮外乡人，你还算得个男子汉吗？”

那凶脸汉子立时软下来，赔着笑脸说：“师傅，这小子在我的铺子前面摆摊子，也不跟我打个招呼，是他先欺侮我呀！”

“人家一个人，你三四个，你先动手，到底是他欺侮你，还是你欺侮他？”来人完全是一副长辈训斥晚辈的口气。

“今天看在师傅的分上，饶了你。你滚吧！”那汉子对他的师傅拱拱手，带着其他三人，悻悻地钻出人圈。康福向来人行了一礼，说声“多谢”，也便转背走了，走出几步远后他又回头望了一眼。

曾国藩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默不作声，这时才喊了声：“小岑兄，久违了！”那人掉过脸来，兴奋异常地答道：“哎呀！原来是涤生兄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真正是巧遇。”说着，连忙走过来，紧紧拉住曾国藩的手，一眼看见他腰间的麻绳，惊讶地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家母六月十二日去世了。”曾国藩轻轻地回答。

“伯母仙逝两个多月了，我却一点都不知道，真对不起！”小岑叹息着。

“这里不是说话处，我们找个酒楼去喝两杯吧！”

“好！就到前面酒店去吧！”

小岑是欧阳兆熊的表字。欧阳兆熊湘潭人，比曾国藩大四岁，家资饶富，

为人最是仗义疏财。道光二十年，是曾国藩散馆进京的第一年，家眷尚未到，寓居果子巷万顺客店。一日，他突然大口大口咯血，两颊烧得通红，不久便昏迷不省人事。恰好欧阳兆熊那年进京会试，与他同住一店。兆熊精于医道，为之尽心医治。有十天之久，曾国藩水米不沾牙，兆熊整整在他身边坐了十天十夜。曾国藩那时手头拮据，病中所有费用，全由兆熊承担。病好后，曾国藩问他花了多少钱，他始终不说。从那以后，曾国藩视之如同亲兄长。怎奈兆熊官运不济，四次会试均不售，于是打消了做官的念头。兆熊从小拜武林高手为师，有一手好功夫，家中又有钱，便常年云游四海，广结天下朋友。两人一直书信密切。后来曾国藩官位日隆，兆熊觉得彼此地位相差悬殊，回信渐疏；曾国藩也听说兆熊所交太滥，三教九流，无所不有，也怕受牵连，信也写得少了。慢慢地，两人便失去了联系。今日在岳州城邂逅，二人都感到意外地高兴。

“小岑兄，你这次来岳州，是路过，还是长住？”喝了一口酒后，曾国藩问。

“三个月前，我应一个朋友之约，到大梁去游览。前些日子听说长毛打到了湖南，我便急着离开大梁回家。在汉阳盘桓了三天，大前天到了岳州，准备住几天，看看吴南屏，再回湘潭。”

“南屏还在岳州？不是说到浏阳去做教谕去了？”南屏是吴敏树的字，当时颇有名望的古文家，曾国藩的老朋友。他每次上京应试，都住在曾家。

“上个月回来的。他那性格，受不得半点约束，教谕还能当得久？”欧阳说着，猛地将杯中的酒一口喝完。荆七连忙拿起酒壶给他斟满。

“还是那样放任不羁么？我以为岁月总要打磨些他的棱角哩！”

“打磨？这一世怕改不了啦！酒照旧无限制地喝，牢骚照旧无穷尽地发。”

“南屏本是栋梁之材，可惜时运不济，这一生怕只能做个郑板桥了。”曾国藩不无惋惜地说。

“正是这话，南屏现在已是岳州四怪之一了。”

“哪四怪？说出来也让我长长见闻。”十多年未回乡了，一踏入湖南，曾国藩便想一下子什么都知道。

“这岳州人也会联扯，竟把南屏跟那些个下作人扯起来了。道是：怪妓何东姑，怪丐李癞子，怪僧空矮子，怪才吴举人。更怪的是，南屏居然不恼。”欧阳兆熊说完苦笑一声，曾国藩也跟着摇头苦笑。他想起前年吴南屏进京，带来一本诗集，很使自己倾倒。这样的奇才，竟然被人目为乞丐僧一流的人，怎不令人浩叹！若不是重孝在身，明天真应该去看看他。二人相对无语。沉默片刻后，曾国藩换了一个话题：“河南情形如何？那里也还安宁吗？”自从道光

二十三年出任过四川主考官外，将近十年未出京城一步了。这次经直隶到山东到安徽，见到的都是一片乱世景象，比在京城里听到的要严重得多。京中都说柏贵治理河南政绩显著，曾国藩想从兆熊这里打听些实情。

“河南的事提不得。”兆熊说，“官场中的腐败并不亚于湖南。现在正是秋收季节，但从开封到临颍一带饥民络绎不绝，道旁时可见饿殍，令人目不忍睹。”

“河南也是这样？京中还盛传柏贵治豫有方哩！竟跟山东、安徽差不多。”深深的忧虑从曾国藩瘦长的脸上现出，他无心喝酒了。

“怪不得长毛造反。官逼民反，自古皆然。”兆熊的话中分明带着满腔激愤。

“各省吏治，弊病均甚多，皇上早已虑及，实为用人不当所致，朝廷自会严加整饬。长毛造反，罪大恶极，那是天地所不容的。”曾国藩对兆熊的偏激不能赞同。兆熊也意识到刚才失言，便不争辩，喝了几口酒后，说：“长毛围长沙城好些天了，想必湘潭已受蹂躏。我有意结交些江湖朋友，请他们到我家乡去训练团练，保境安民。”

“小岑兄识见高远。”曾国藩知他已预见乱世将到，早作防范，的确比一般人高出一筹。

“我和朋友们都以为，保卫乡里要靠自己，依靠官府是不中用的。危急时候，靠得住的只有荆轲、聂政那样慷慨捐躯的热血壮士。不过，识人不易呀！昨日一个朋友给我引荐一个人，我见他还像个样子，便收他做了个徒弟，这人便是刚才那小子。没想到竟是这样一个欺人霸物的混账东西！”

二人边谈边喝酒，看看太阳快要落山了，曾国藩想到明天一早船就开，晚上要在船上过夜，便对兆熊说：“小岑兄，今日就此告别。我这次回湘乡，至少有三年住，今后见面的机会还多，过两个月我到湘潭来会你。南屏那里，这次也不去了，下次再专程拜访。”兆熊为人最是爽快，也不挽留，说：“不劳你来湘潭，待我回家料理几天后，便到荷叶塘来祭奠伯母大人。”

二人出了酒店，拱拱手分别了。

返回湖边的路上，曾国藩心想：自己过去结交的多属文人，现在干戈已起，大乱将至，要像小岑那样，多交一些武功高的朋友才是。想到这里，他庆幸在岳阳楼上认识了杨载福。又想起摆围棋摊子的康福，棋下得好，武功也不错，他一只手，居然使四个大汉不能近身，看来是个沦落风尘的英雄。只可惜不知他下榻何处，不然真要去见见他。边走边想，很快到了湖边。船老大客气地把曾国藩主仆二人接进舱里，又端上两碗香茶。刚才喝了不少酒，正口渴得

很，曾国藩端起碗，大口喝了起来。一边望着早已风平浪静的湖水，想到今夜可以看到范仲淹笔下“静影沉璧，渔歌互答”的洞庭夜景，心中甚觉舒畅。他告诉船老大，长沙被长毛围住了，明天改道到沅江。正说着闲话，只听见舱外有人问：“船老大，请问你的船明早开哪里？”

船老大赶紧出舱，说：“明早开往沅江。”

“太好了！我搭你的船到沅江去，船费照付。”

“客官，船费付不付倒不碍事，只是我的船是另一位大爷包的。”

“那就请你代我求求那位大爷。”

荆七走出舱，说：“不搭不搭，你找别的船吧！”

“大哥，帮帮忙吧，我问了许多船，他们都不去沅江。”

曾国藩在舱里听到说话声，似觉耳熟，便走出来。这一见，真把他乐坏了。原来问话的人，正是摆棋摊子的康福。康福一见也惊了：想不到这位大爷竟是帮他解围那人的朋友！曾国藩的三角眼里射出喜悦的光芒，连忙招呼：“这位兄弟，快进舱来，我们一道到沅江去！”

待康福进了舱，坐下，曾国藩说：“我正想找你，你却来了，真是巧事！下午我见你棋摊上写着‘康福残局’，想必足下就是康福了。”

“大爷说得对，在下正是康福。今天在街上，多蒙大爷的朋友出面解围，不然就麻烦了。”

船老大见他们很熟，又端来一碗香茶。曾国藩问：“兄弟，听你的口音，像是沅江、益阳一带的人，你这是回家去吗？”

“在下是沅江县下河桥人。本想在岳州再呆些时候，今天下午遇到那几个无赖搅了我的场子，又不愿意和他们再纠缠，便临时决定立刻回沅江，真是天幸，正好遇见大爷。请问大爷尊姓大名，何处人氏？”

“鄙人名叫曾国藩，字涤生，湘乡人。”

康福一听，惊疑片刻，连忙跪下拜道：“你老就是湘乡曾大人？！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刚才多多冒犯。”

曾国藩没料到一提起名字，康福便什么都知道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不告诉他真名。忙叫荆七将他扶起，和气地问：“兄弟，请问台甫？”

“回大人的话，小人贱字价人。”康福恭恭敬敬地回答。

曾国藩见他这样，赶忙说：“我现在回籍奔母丧，已向朝廷奏明开缺一切职务，不再是侍郎，而是普通百姓，你不要再叫我大人，也不要过分讲究礼节，你就叫我涤生吧！或感不便，就叫我一声大爷也行。”

听到这几句话，康福心里很是感动，眼下这位被乡民神化了的侍郎大人，